





望溪先生文

傳抄

序

禮記析疑序

受業士兆符程

金輯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鑒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



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已所得。瑕

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卽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



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  
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卽其細以  
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  
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  
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  
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至  
而曲得所謂如此况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  
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  
得恒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

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



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

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茫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



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畧。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間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

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刪定荀子管子序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爲學。舍故府之禮籍。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爲書者。周衰道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略述先王之禮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徧不該。以視諸子之背而馳者。則有間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衆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此則就其辭氣可



識別者也。余少時嘗妄爲刪定，茲復審詳，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存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爲知道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真蓋無幾，以其學旣離道而趨於術，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闡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暇深辨焉耳。

重訂禮記纂言序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爲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爲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爲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爲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樵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畧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



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勲勞或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尚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畧蓋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

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爲縣令徧歷煩劇以晉大府使衆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測也抑吾因此有感焉自

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  
聖上繼序

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

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



經學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  
申。推本以爲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并發斯  
義。俾後公而生者。益愜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  
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旣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  
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旣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  
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  
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  
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  
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  
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  
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



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  
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  
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懍懍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  
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  
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  
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歎然  
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  
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

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  
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  
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旣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  
幾構禍殃迹其生平貼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  
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  
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  
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  
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學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



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艱施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戔戔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

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預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颺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



則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于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旣志于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况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于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爲僞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爲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爲難。蓋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有司之所爲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託又雜出於其間。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



於冥昧者不少矣。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真。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又絕無可考。以是推之。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污潔智

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冒濫或久而莫辨。若顯悖於所聞。衆必譁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爲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於是編。蓋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爲志者知怵然爲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直循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



三溪集  
十九  
之言信而有徵者母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  
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吳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  
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爲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  
今文爲二集而屬余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  
功令施於學校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  
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  
之冊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  
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爲賢者亦  
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



智司之而不當者十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爲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余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復則衆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厲廉隅而尚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矯也哉。然其究至於毀家亡身。而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僞矣。揉木以爲輪。雖稿暴。

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行之數世。則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况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民於耳目心志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僞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旣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無補之學。試於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失也。能乎哉。宥函學老而行。



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  
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之之得失如此至  
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衆載其言久矣  
蓋不以余文爲輕重也

儲禮執文稿序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爲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  
施於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尚也時文尤術之  
淺者而旣已爲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  
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  
也亦知辭之尚於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  
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已出兼是二者  
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先兄素不爲時文  
以課余時時爲之期年而見者盡駭以試於有司



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爲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洶洶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

苟既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幸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既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爲二三同好所推遂，浸尋流播於世。至於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膺仕者，出其所業。衆或棄擲而不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橫被於六合。沒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於時，以由其道。



望溪集  
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況其  
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  
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先兄之文雖爲世所宗  
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殆所謂應之者與  
窺其所以爲文之意而按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  
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  
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說亦鹵莽而未盡其  
蘊焉觀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  
悲也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  
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  
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  
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  
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  
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  
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  
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



皇溪集  
三  
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沉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竒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矚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栖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

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譸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贈魏方甸序

余窮於世久矣而所得獨豐於友朋寓金陵則有  
同里劉古塘高淳張彝歎至京師則有青陽徐詒  
孫無錫劉言潔北平王或菴及邑子左未生劉北  
固而吳越淮揚間暫遊而志相得者又三數人雖  
貧賤羈旅未嘗一日而無友朋之樂也惟乙亥客  
涿鹿自春徂冬漠然無所向課章句畢輒登城西  
南隅坐譙樓望太行西山至暝而不能歸雖風雨  
之夕亦然自生徒及僕隸居人皆怪詫不知余爾



望溪集  
時心最悲、思念平時所與遊處者、意愴怳不能自克也。踰歲東歸、將遂農力以事父兄、而家窮空、又時爲近地之遊。戊寅冬、督學涇陽張公招至使院、賓從雜然、酣嬉聒謔、而余孤子無與、不異客涿鹿。時有魏生者、居常嘿嘿、而意獨向余、問其世則明天啓中、給事吏科忤逆奄而死、厥獄者其曾王父也。次年春、涇陽公按試諸郡、惟余與生留舍署之。西偏庭空無人、時蔭高樹、俯清池、徘徊草露間、回憶曩者客涿鹿時、與生寂寞相慰、轉若有以自得。

者余倦遊、計以匝歲爲止、將就一二故人謀所以歸隱者、果竟得之、終老不出矣。然余縱得歸而平生故交、自彝歎未生、外皆飄零、分散無得安居、而從已所務者、用此常以自恨、而爲諸君子憂、而魏生言自給事時、家無舊業、其父兄伯叔父十數人、皆仰食於生、生之孤行遠遊、蓋自此始、而未知其所終也。然則生之別、又遺余憂者矣。



送余西麓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幸顯悖於道不足以惑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別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有疎戚於其間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列故以其屬稱用別於公子之爲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



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兄弟篤愛而無間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文名稱蓋州部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叩之曰昔吾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於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顛頓至此館於余踰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風雨寒暑未嘗不念其母也

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母母撫之不異於所生而西麓之於弟妹亦終其身無間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乃以母之慈而隱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兼著母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贈潘幼石序

余數奇獨幸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  
樂然每怪平生故舊其道同志相得者所遇之窮  
必與余類交淺者其困亦淺交深者其困亦深或  
始相得中道而棄余與余跡漸遠而其遇亦漸通  
或當世名貴人無故與余相慕用而屯蹇輒隨之  
吾不識其何以然旣而悟曰凡物之腐臭者有或  
近之則臭必移焉是何怪其然或曰非此之謂也  
物無知人強合之故其臭移焉人有知其臭味之



不同者孰能強之合也蓋必其氣之本衰或時之  
已去而後乃與子相得焉子惡用自引咎哉潘先  
生幼石余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而先生常弟畜  
余先生文行重江表方其壯盛未嘗一至京師老  
而來遊閉一室諸公貴人有索交者一謝不通而  
獨暱就余先生以貧故客遊至欲乏家事不問而  
爲余教子嗚呼先生之趨舍可謂與衆異心者矣  
夫昔之不余棄者尚或未知余之腐臭也今則夫  
人而知之矣而先生乃好之加篤焉豈臭味之同  
雖先生亦有不能自主者耶先生之歸也余在塞  
上留書索余言贈所處因書此質之吾知先生必  
憮然而歎余言之鄙也



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趨形貌辭氣  
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  
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  
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  
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  
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  
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  
遂相望而永隔乎已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



至自桐瀋陽范恒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  
偕行以就余旣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  
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  
地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  
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  
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  
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  
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

夫古未有生而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  
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  
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  
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  
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  
戚戚哉



贈淳安方文輶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  
物技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  
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  
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厮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  
旣遂代厲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  
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  
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師里門之教矣至  
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



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於師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颺流餘焰之發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文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蕭然蓋周人遺學老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爲訓詁故義理明而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尚博

故一旦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敝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時代爲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



爲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翰。以時文名天下。其於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爲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顛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於古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爲時也寬。聞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贈李立侯序

書傳所記奮迹自己而立功名者衆矣。而德與言則常有祖若父淵源之自焉。其無可徵者或緒遠而迹微於世。無傳焉耳。而可徵者十常六七。非獨道術之所漸然也。其得於天清明秀傑之氣實有以類相衍而非衆人所得同者。余游好中資材可與學古而望其有立於德與言者。僅得數人。而幾於成者蓋寡。其語人皆曰。吾爲境困也。時相迫也。而悔而自責。未嘗不曰。志之不固焉。夫功必有所



待而後成若德與言則根於心達於學而與時偕行者也何境之能奪哉吾晚交得李君立侯相國安溪公之孫也氣清而識明甫踰冠於古人之學已見其端倪相國德業於時爲卓而經義則爭先於前儒立侯實朝夕承學又其時則寬然也其境則泰然也然則天之所厚而所就終遠過於吾儕者舍立侯其誰望與抑余昔所交數君子其資材與學所已至皆概乎能有立者也彼年如立侯時自命何如哉而或終以無成或少有得而不能盡其才卽余亦未嘗不爲之惜也故於立侯之歸也爲道諸君子之所悔以贈其行



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



聖賢集  
三六  
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

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蒞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古之爲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而徒視以衆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午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疾。因治其喪。自杪冬涉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衆以爲疑。曰。吾三親皆近六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



人之數數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治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年所矣。嗚呼其前行蓋基於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畢以未竟余說留者復數月。庚戌九月將寧親於宿遷乃正告之曰。君子之爲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匪是則先王之教不及焉。若以載籍自潤澤而號爲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非比類不足以成其行。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學也者務一之也。其事

必始於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邇世無悶匪是而能一之者鮮矣。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繼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益難。子往矣。繼自今不學之友日誑誘於外而妻子交誼於中。吾懼子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墮其力也。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儀封張清恪公廉察江蘇始至未受印篆謁制府  
卽迴車過余余固辭不獲命公入曰吾聞子有年  
迫欲相見一論學耳余謝曰某未知學但聞守官  
之大戒二其一義利也公於此旣嚼然而不滓矣  
進乎此則利害非知命而不惑者不能毋搖公喜  
曰吾固知子之論學必篤也及公自閩移撫江蘇  
首劾制府噶禮人皆爲公危而

先帝卒直公而黜制府方公與制府相持會余以



望溪集  
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制府遂劾公久閉余於官舍不知所著何書而

先帝之矜余實自此始。用此知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其惑於利害者。徒自毀其德義而於利害之定分實無毫末加損也。及余蒙

恩赦宥而公亦內召相見於京師。述前言爲忻暢者久之。公有良子曰。又渠余未得見已聞其名字於鄉人及爲戶部員外。未數月粵東援

恩詔請免宿逋數萬。同官皆難之。君力爭自復於長官。獲免。粵西四川滇黔皆賴焉。由是知名。尋擢正郎踰年

特簡出守揚州。將行乞言於余。余謂君於茲行有所易亦有所難。昔武侯之德在蜀。子瞻嗣焉。蜀有善政衆必歸美於瞻。今君所治卽先公所撫之士民也。未言而民先信之。令出而民爭趨之。事半而功倍。此其所以易也。然少不如公。則邦人之責望必過於他守。君早歲見知



聖天子公卿交薦異日名位之與先公並不足爲君期也所難者德義之繼承耳義利之介余知君必無愧焉其進乎此亦惟前所以告公者而已君既有意於余言則余將拭目而觀君之始政矣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康熙六十年夏四月朱一桂構亂臺灣殺總兵官據其城監司郡縣吏並逃散賴

天子廟算秋七月叛者悉得臺灣平其冬

命擇臺臣廉靜有才識者往巡視而余同年友黃君玉圃實承命以行余聞臺灣之將有反側也閩人及宦遊行賈者知之垂二十年矣蓋其地踔絕海中民不火食自混關未通外人明亡鄭芝龍始入據之入



國朝四十年然後鄭氏歸命置郡遣吏農桑肇興  
沃壤千里百產豐饒而土人愚蠢恇懦浮寓姦民  
因得巧法承賦於有司而私其土役其人農收畜  
產毫髮不得自專甚者猥雜其妻子而吏陰利姦  
民之奉漫不訾省思亂者十室而九故一二姦民  
煽數十百人遂戕大帥謀拒王師蓋陰恃土人深  
怨以爲一旦可竊據也初鄭氏旣覆有謂此土宜  
棄而不守者不知方其未闢於中國誠不足爲有  
無今則民衆百萬粟支十年屹然爲海疆重地與  
閩浙江南沿海諸鎮相應接則島夷洋盜不敢萌  
窺伺內地逋亡者無所伏隱而菽粟百貨歲溢於  
泉漳苟不能守則害亦視此故

天子加意撫循凡監司守令必使大府任舉屬吏  
才實顯著者始調移之而大府所任率平時善事  
其左右興作採辦爭先於羣吏者是以民重困而  
上不知不至於爲國生患不止也夫粵東閩滇今  
之吏所號爲沃區也而民困於無告視瘠土有甚  
焉又功令凡邊塞山海要地吏雖已除大府得易



置其所任舉果有異於臺灣之羣吏乎由是觀之法雖良付之非人其不能究宣天子之德意而壽民以病國者可勝道哉君廉能夙著於吏部及臺中其能綏靖此邦已爲衆所預信然詩有之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凡此類皆可因使事而歸告也於其行也言以要之

再送余西麓南歸序

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辭科

詔閣部院司府寺三品以上暨直省督撫學臣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多叩余以所舉余應之曰稱此者實難而辨所應舉則易夫行必有迹學與辭尤藝之外襮而與衆共之者非若德蘊於心或深潛而不易識也然必鄉國莫不知天下莫不聞然後舉者無忤在人無疑是則匪易耳因自計執友之存者惟南昌龔纓孝水

江寧籍  
南昌人

歙縣余華瑞西麓



遊好之久者則嘉善柯煜南陔淳安方榮如文輶  
乃以四人者汜詢於羣公皆曰是誠無忤矣或曰  
其學與行信稱矣而舉者則非宜文輶前挂吏議  
例不得與於斯其三人皆就耄矣徵之不能至至  
矣能入試哉余曰雖然使士知實至而名必附無  
求而志自通於風教亦小補焉及檄下則南陔疾  
已亟矣喟然曰方君此舉使海內窮士聞之一鳴  
咽耳孝水亦病不能行而西麓以乾隆元年孟秋  
至余曰子尚能卽事耶曰吾腕不勝書數年矣固

以請而有地治者難之戚友致道齋念

明天子方興聖治吾扶杖天衢以觀德教且得與  
衰殘執友講問逾時而歸此行豈虛也哉衆試畢

余告二相國將舉君爲太學六館師兼纂一統志

二相國以爲宜而西麓決意治行曰吾始願已畢  
矣子視吾年力尚能有立耶將以爲名乎抑有所  
利之也西麓孝友文學爲鄉國所衆信久矣茲行  
也又以見君臣朋友之義進退辭受之衡故詳敘  
之以贈其行



贈宋西莊序

雍正壬子春余道逢相識人甫下車適有過而與  
言者叩之則亡友之子宋華金西莊也接其語觀  
其詩久而益有意於其人西莊大父冢宰公及父  
山言再世以詩名余爲諸生冢宰巡撫江蘇降爵  
齒而禮先焉山言年較長而視余若其所嚴事者  
觀西莊之詩與其爲人雖得之性資抑祖若父淵  
源之所漸也余夙有作序之戒而西莊以爲請乃  
誦其所聞而使自擇焉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



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卑皆以爲氣數使然非也  
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以詩鳴者亦然唐之  
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  
不無俯仰矣自宋以降學者之於文術必徧爲之  
夫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如曰氣  
數實然則建安以後之綺麗有陶潛者出而渾然  
元古矣李白杜甫興於唐而六朝雜家盡爲所掩  
今子於詩旣得其徑塗苟日進而不已豈惟接武  
於先人安知不遂與古人相角逐乎曩子欲兼治  
古文自今以往無庸也子之年長矣少壯之心知  
旣役於時文而今有官守日力之留餘者雖壹併  
於詩猶恐其術之難竟也而又可兼務乎若夫植  
志行身之義守官制事之方苟欲稍異於衆人而  
自儕於古人其事更有艱且大者卽文術可置而  
勿事也若尙能兼則又詩之所藉以增重也西玃  
能篤信吾言他日宦與學皆成而出其詩以質於  
世卽以是弁於簡端可矣



送雷惕廬歸閩序

余嘗與漳浦蔡聞之太息生才之難計數平生朋  
好如賓實滄洲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  
者而况古之人乎聞之曰吾門雷生卽後起之賓  
實也始生見余於聞之齋中卽命請業於余余固  
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四三年至是始受而不  
辭乾隆四年冬其父惕廬至京師生以告曰吾父  
茲來蓋以察鉉守官之志行又念漳浦師歿未知  
所學於先生者何似也翼日君過余氣肅而容安



語無枝葉自是益有意於其人將歸鉉請曰吾父願得贈言以不虛此行惟鉉亦望先生爲揭父師勗厲之心以爲此生之銜勒也昔曾子論大孝尊親其實在國人稱願以爲君子之子是謂成其親之名以俗觀之則君之所以教與鉉之所以承者已足爲鄉人所稱願矣然欲得此於海內之士君子則必重自砥礪要以終身而後可定焉至百世以下使人推原於所生必曠世一見之人振古以來可指數也由是言之鉉將無負於余與聞之之

所期則如賓實諸君子而可矣欲盡尊親之道而遠希曾子之所云則其事蓋未有終極也君家閩粵竟世爲諸生潛德隱行余無從而得之凡爲人子者莫不欲歸美於其親鉉所稱亦未可徵引第君之來也將以察鉉守官之志行則所以自檢其身者必嚴矣以余爲羣士所背馳而獨信予言之無棄則其胸中必確乎有主而不隨時爲俯仰卽此可以定鉉之所嚮矣故於其歸也遂見於文俾其鄉人及海內士君子異日皆有考於余言



己未九月先君至都不習北方水土計春暖南歸曰吾無他覲汝能得方先生贈一言乎旋邁病且亟先生文不苟作以欲爲鉉慰先君急爲之方成草而先君遽捐館不及見矣嗚呼痛哉展卷志摧不啻誦蓼莪也父師交責在三之義何以無負尚忍自甘情棄終於不肖之歸哉辛酉十一月不孝鉉泣血記

教忠祠規序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衆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



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已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苟性頑薄。少壯遠游。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

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况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旣祭之後。以臨尸不怍。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爲之休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



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以文爲壽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體要者尚能擇其人之可而不妄爲而壽其親者亦必擇其人之可而後往求今之人則不然其所求必時之顯人而其文則傭之村師幕賓無擇也其所稱則男女之美行皆備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瑣瑣者並著於篇夫古之良史其紀事也直而辨簡而不汙雖帝王將相豪傑賢人所著多者不過數事而况鄉曲之人閨中之女婦乎言孝者稱舜與曾



閔。非他聖賢之不必然也。人之行。或遭變以抵其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且古人之事其親。可以致隆者。無弗致也。而善與惡。則不敢誣。惡之可掩者。掩之而已。其身所絕無之善。則不敢虛加焉。古人之於友。求無不應也。而稱其善。以著於後。則不敢過。蓋以善之未有者。虛加於親。則爲不誠。於其親。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則其文無以信。今而傳後。非知道之深。豈能無惑於此。與張君自超余所兄事也。太夫人七十命。予以文叩。所以爲文。

者。而張君曰。吾母之壯也。事皆聽於吾父。旣老而吾長焉。皆女婦之常耳。獨不喜吾應舉求仕。此吾所以無汲汲于進之心也。噫。張君非事親之誠。知道之深。而能爲是言。與卽夫人之賢可知矣。古之遭變而見稱者。非其人之願也。當其常則務道之盡。而無爲名焉。周之初。后夫人之德著於詩者。皆女婦之常也。其所以傳者。蓋將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而爲聲教焉。虞夏以前。女婦之賢聖者衆矣。豈是之不能盡與。而無傳焉者。務道之盡。



而無爲名也。夫人處常而不務爲名，卽道之盡可知矣。所不喜於張君者，以道之盡責張君也。張君歸誦吾言，以稱觴於堂。吾知夫人必忻然而樂也。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自周以前，女婦之傳者，多以德。秦漢以後，多以節。與才而最幸者，莫若以子之賢。古之時，女教修明，婦人之有德者衆矣。而易詩書春秋所稱，非后夫人，則帝王公侯之女婦也。然則有德而無聞焉者，多矣。其以節與才顯，必所遭有大不幸者。然自北宋以後，十室之邑，著貞烈者，必有數人焉。其鄉里之人，有稍遠而不知其名氏者矣。而以子之賢傳者，炳然可計數也。然則爲人子而能以其母傳尤



孝之大者與抑吾觀自古才知功名之士其父母不必盡賢者有之矣而學士真儒不獨父多賢母亦多賢以世所聞類所不聞概乎其不爽也豈非氣稟之相承實與夫雜糅者異與燕之南有賢人焉曰李塏剛主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號北方之學者其生母馬孺人孝愨之側室也事嫡如母嫡馬孺人愛之如同生孝愨之母倚之過於羣子婦始吾見塏之賢而幸其能以孺人顯也及悉於孺人之事而後知孺人之賢實有以啟塏焉

塏所學非一世之業也孺人之賢蓋將歷久彌彰而爲後世所計數焉以視夫凡婦人之壽考者異矣歲秋八月孺人八十塏來乞言因稱此爲孺人壽而又以使塏益自厲也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胡君錫叅於其母潘夫人六十時請余文述其志節與教諸孤者以壽余曰非古也有暇則傳以詳之丁酉春錫叅北試京兆曰以吾母教余兄弟之勤終不能不惓惓於此故承命以來其秋果得舉冬十有二月請余曰獻歲正月吾母七十矣將使仲弟西章歸爲壽子姑以一言先之可乎余觀書傳所記富貴顯榮之人其生也不擇其世者有之矣若賢人君子則非獨其世隆也亦兼稟於



母德焉。自吾與錫叅遊而意其將爲賢人也。及詳其先世及母夫人之志節而益信其終有立也。然錫叅近五十矣。其學與行置之衆人之中。雖有異焉。而迫於羈窮。不能直推而前。以躡古人之迹者多矣。夫人之以科目望錫叅。蓋父若祖及胡氏之先。皆自於此。故結於習見而不能不以此爲重也。今錫叅既有得焉。以慰其親。斯足矣。若假道於此。以求爲富貴顯榮之人。則夫人前之所以教者。豈其然哉。繼自今錫叅舍是而務其遠者大者。則其無曠先緒而顯夫人之志節。有什百於此者矣。西章歸。其稱是以爲壽。



蔣母七十壽序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余在塞垣友人蔣錫震自京師以書來曰吾母七十矣吾少孤家貧母撫且教以至於今艱難可無述而知也子爲文以壽可乎余少讀戴記見先王制禮所以致厚于妻者視諸父昆弟而每隆焉疑而不解也旣長受室然後知父母之安否家人之睽睦實由之又見戚黨間或遭大故遺孤襁褓其宗祀與家聲皆係于女子之一身而諸父昆弟有不可如何者然後知先王制



禮乃述天理以示人而非世俗之淺意所可測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三者賢人君子之所難乃委巷之女子一入室而義當以此責之其責之也專以嚴則禮之敢不重歟。夫婦人尚志節固已而立孤尤難能食之而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又或熒獨無依則紀衣食持門戶其難有過于寄百里之命者若太夫人於蔣氏信可謂艱貞而無負於寄託矣。以余所見婦人著志節者賦命多蹇子姓成立

者希蓋造物者旣以節顯其身他福祥或不能兼與而太夫人獲天祐康寧壽考錫震成進士從容色養鄉里傳爲美談閨門之內聞而興感於女教所關不細因書遺錫震以慰其親且使衆著于先王之禮意焉。



汪孺人六十壽序

昔聖人之制夫婦之禮也。其合離厚薄。一視其所  
以事父母而已之私不與焉。故婦順成內。和而家  
理。以衆人觀之事。淺而情暱。莫如夫婦之居室矣。  
而婚禮之樂歌曰。德音來括。又曰。令德來教。其卒  
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君子所望于賢師友。  
而不可必得者。而以責于始入室之婦人。詩人豈  
故迂其義哉。蓋不如此。不足以盡夫婦之理。而爲  
人倫之極也。扶杜之三章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男女睽隔不自言其傷而獨以憂其舅姑爲大感。女子之志行若此豈非所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者與。吾友曹晉袁少孤貧客遊授經以養其母近三十年其妻汪孺人能喻其志曲折致忠養不異于晉袁而太夫人以忘其憂晉袁兄弟七人皆同居有得于外孤者嫠者先取足焉孺人布衣糲食常不充晉袁間語孺人曰吾久客雖以養顧亦使嫠知有夫者常獨居無懊恨耳孺人自是恩禮有加而嫠者以忘其苦太夫人之終也晉袁適

遠遊孺人久弱足匍匐在視太夫人執其手大號痛哀動左右晉袁性剛直治家素嚴于妻子淡如也至是感孺人誠孝相敬愛老而彌篤蓋晉袁之刑于妻與孺人之順于姑而宜其家人者按之古者夫婦之禮可謂合矣已亥季夏孺人六十其子恒占將請余文歸壽其母而晉袁數止之蓋知余之艱于文尤病以文爲壽之非古也而其子卒固以請余嘉孺人之行幾近于詩人之所云而傳其事將有裨于女教于是乎書







